

有關台灣研究的一些省思  
台灣研究學會10-15-2022 圓桌討論發言稿  
廖炳惠(川流講座, UCSD)

針對台灣學術發展的國際脈絡，從張誦聖教授提出的台灣於冷戰時期充當中華文化之窗口，到陳東升等學者跨領域彙整的台灣知識社會學省察及其關鍵詞，乃至晚近王智明先生以台大外文系為軸心所析出的落地轉譯理路，均有相當精闢的洞見，同時，也闡明當前國內的台灣研究仍無以解脫的諸多糾結、枳牾，如：依舊淪為漢學的旁支，在大中國(或華語)陰魂不散的餘蔭下、夾縫裏尋求倖存，非但局限於台灣文藝及歷史的範圍，又得不斷援用歐、美、日的文化、批評理論，去推展本土的論述位置。

當然，本土台灣研究學者的成果已十分可觀，頗多論著均就南島譜系、海洋史地、鄉土文學、生態環保、離島認同、荷蘭明鄭、多層殖民、現代主義、新舊詩社、白色恐怖、黨外雜誌、同性婚愛、社會運動、民主選舉、新潮電影、科技想像、後殖民與文化翻譯、美食料理、跨國移民等議題推陳出新，不僅自成一家之言，也多揚名國際，有其學術影響力。最近，劍橋大學出版社建立台灣研究系列，Cambria也開始推出台灣文學史及研究的譯叢，可說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Sharpe等既有的國際通道之外，又另闢蹊徑，令人振奮。

不過，在台灣國科會及大學的學術體制裏，台灣研究卻仍歸屬在中文或中國史的學門之下，其複審委員往往付之闕如，這種現象與許多民族國家的主題研究、國際正進行中的台灣研究，從思考框架到跨科技整合的方法論，乃至研究領域的價值評估，其實有著很大的落差。例如，歐洲的台灣研究協會或北美研究生的台灣研究年會，每一年的議題即包羅萬象，從國族認同到兩岸軍力、健保財務、同性家庭、生技發展、藝術表演、選舉政治、歐美反應等，不會限定在文史或文化研究的領域。Gunter Schubert所編的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aiwan (2016)便有六大部份，從多重殖民史到國家機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兩岸與國際關係，相當具足跨學科、跨地區的面向；目前，書的增訂新版已在準備中，應該範圍會更廣，資料更新。

追根究底，這種落差可能有很大的緣由是冷戰時期區域研究與漢學學者無法赴中國從事田野，台灣成為便利的窗口，再加上兩蔣以自由中國、反共基地的號召，推行“自我東方化”(陳奕麟語)的祖國想像政治，台灣因而被抹除、或被替代、置入為漢學的“被再現對象”(一如薩伊德所說)。長久以來，台灣研究便落入漢學、中國研究的槽臼，而又由於台灣研究的教學機制主要放在台灣文學、語言、歷史所系，常被視為是本土化、反中的政治行動，其學術累積與客觀性遂被質疑，特別是涉及統獨、領域大小等等的爭論。

許多學者已拿美國研究為例，去批駁台灣被納入漢學或中國研究領域的荒謬情勢。其實，我們只需要注意近來有關台灣的國際媒體討論，即不難看出台灣研究早已不是中國研究所能涵納。從BBC到晚近CBS 60分鐘對台灣的報導，尤其新的台灣關係法，均十分清楚地把台灣視作民主、人權、開放、抗中、防疫、美食、尤其精密晶片的全球模範，與中國的凌霸、欺壓、迫害、封閉、腐化、獨裁、戰狼行徑，做了本質迥異的觀察，進而倡導彼此的細心區別與切割。也許我們得面對、因應國際局勢，看到世人正要從台灣學取經，因此台灣研究不僅要加強本土文史的探討，更有全球性的任務，需提供晶片的人工美學(或智慧)、民主經驗(全民與兩黨政治的周旋)、創意產業、跨地區(尤其跨太平洋)的交流與互動、新鄉土與生態論述、原住民傳承問題、新移民文化經濟等，去擴充台灣研究的識域，深化國際影響力。

最後，我想回應會長的邀約，談一下我自己的研究與UCSD的台灣研究中心。近年來，我以章炳麟(太炎)在台灣日日新報的社論為切入點，討論他如何從日本在台灣的土地、教育、稅收政策，及台灣士紳的沙龍，獲得啟發，進而提出改革主張、國故論衡、乃至“中華民國論”，間接催生了現代中國。我也析出台語片導演辛奇及其團隊的《地獄新娘》是取材自當

時英國的小說及007，同時又以2017年台灣的兩部電影為例，檢視台灣及東亞的後殖民處境及其民主啟示。我也運用李華林、陳秋山、鄭寶鼎等先生的捐款，透過台灣中心舉辦書談、研討會、電影展，從台/中/美關係到保釣、馬祖、牡丹社，都是課題。上個月底，則以吳澧培先生的Two Countries為例，說明台美、台灣的密切關連。由於我接手台美人歷史的網頁，也才有幸幫助台灣及日裔美籍的兩位博士生找到台美人的檔案，她們可進一步擴大研究台灣的視域，把場景延長到跨太平洋的台美互動。個人的心得是：台灣研究的觸角正不斷延伸，大家加油！